

坐以待旦勤強不息况其下者乎蓋勤則為補拙之  
資公即其生明之本無私則心宰心宰則理得理得  
則言順克勤則匪懈匪懈則力行力行則事隨事隨  
則物化此理之固然無復疑者苟不是念而甘糞土  
其身皁皁訛訛藉廩祿為代耕之地與夫工不事事  
計日取傭者奚異哉恐食為氣拂寢為而休斃况尚  
何根本是賴風化得喪之所係為若此者豈惟媿負  
中積而獲罪于時將見嘯于梁者下瞰其室矣于是  
乎大書屋壁庶抑詩之自警云明年夏五月二日靖  
共堂主人汲郡王惲記

畫記

近世之沒者以平時服玩遺宗為賓友謗云留念緒

然非故舊知愛之至則不爾平陽刁君嘗飲予於私  
第酒酣出古畫一麓中得龍嵩山水兩幅其山骨鬱  
茂林屋黯密蓋學中立而逼真者也上題云丙申春  
孟留汾水時為康玉閣所作時金大定十六年也歲  
月崢嶸迨至元甲戌九十餘載矣予歎賞者久之乃  
即前用為壽辭焉明年乙亥春君以疾終既卒哭其  
家持畫來貺遵治命也嗚呼君與非故交而深知者  
且南麓畫在士大夫間固有品格然不過一物耳其  
可重者氣與義也昔曾子易箦而後歿愛其禮也今  
君當萬事已矣之際事有不違反者乃以是為篤孺  
夫義故也吁衰俗波蕩中能耿耿取信如此可謂信  
義不失者矣時于軒楹間展對斯畫愾然想見其人

未嘗不為之喜歎也君諱國器資敷純早以勲闕為  
征西帥臨敵決戰以果毅稱軍中後因疾去職僻居  
田間怡然自得人不知為故侯失將也

西山經行記

至元乙亥秋七月被藩府檄偕耒伴盧君採文君於  
音丙申如襄陵董治厥事館許氏東堂八月庚子次  
西梁質明致祭黃崖山下遂命工即役借榻普照僧  
舍凡再宿有以義成石為言者壬寅馬訛旁山行入  
臨汾界過侯氏四水等必踰山尾得王莊峪峪口敞  
豁夷衍北連白陵若脚既夕宿龍子祠南晉掌里癸  
卯下井峪渡麻柵澗自獅子鼻登山越石門是為姑  
峪西山諸峪凡十有九處姑射王莊寔為之要蓋南

達吉鄉北走紫川道也前臨若岸觀陰定闕闕形峽  
束若石門然僅通人道想夫秋潦澮汾群壑來注掀騰  
勃怒萬馬東駛遽阨茲口激為飛流銀濤雪浪百丈湍  
瀉亦壯觀也躡澗西驚歷馬蹄纏山雨奄至且作且止  
指望仙臺眺玉女樓望生馬壇頂諸峰煙霏翠濕空濛  
無際蹊蹬縈紆盤十有八折抵神居洞下洞腹寬肆窳  
穹崕崑仰視欲墜後有竅透邃山之噫氣穴也遂解衣  
盤礴憇洞閣上尋復開霽山紅澗碧景氣爛熳涼風吹  
面自遠而至煩襟偷然如夢仙府雖四子遇于汾水  
之陽不足以喻其樂也因晉題壁間且辯其誕少焉游  
太一洞觀陰鏤柱蓋石鐘乳也稍西羈馬鞍嶺上弱羊  
板板長約七八里極峻折艱于登陟馬力不能勝抵暮

宿西陶謝氏林屋甲辰由鄭峪入義成分楢澗槽西行  
徑狹草木蒙茂步履錯迤過水磴折而東北上磴嶺  
視石之所在石陁砌覆壓隱山之半腹玄質白章又有  
絳其色若雲然者尤秀潤竒特降橫石崗潘間得枯枿  
一枝矯如龍騰竒崛可愛于是按行澗道脉輦運所經  
稍東入深峽亂澗水峽形曲折中藏堂陁其根足沙水  
嚙蝕似口似圈似窪呀焉而頤張突焉而角出者不可  
殫記兩岸峻削嶄嶄壁立高入雲表大石阜如齟齬左  
右勢犖峭殆不能騎造愈深而峽愈竒又東行十餘里  
巔崖橫絕水深瀉石甕中鏘然如環佩鳴兩山間峻絕  
不可越矣遂自南脚嶺攀援北上峯回路轉行可六七  
里抵宿東陶家山乙巳復自羊坂東降取姑射北道過

龍堂澗望仙門謁王母洞道人致酒山閣以軟脚例  
飲余浮大白者三世傳北山中復有玉蓮古洞下與  
此穴暗相通連旁有水泉曰漉錢名者事涉誕怪不  
復紀遂由側嶺白石溜下參峪抵西段里午飯郭氏  
田舍日吳還府吁天壤間山水佳處唯幽人勝士得  
徜徉其間與顛氣造物俱游而共樂不圖官守急遽  
中而獲茲遊雖不能窮幽極勝弄雲烟而狎魚鳥亦  
非嘗之舉也掃筆所覩以志且見夫因事機攄煩滯  
而不為徒然也

船蓬菴記

船蓬道人姚氏太平相里人自童外入道甲子幾四  
百矣棲心淡泊草衣木食全其生而樂其樂穴居野

處于澗之阿削懸崖為土空曠不踰尋丈迴環洞如一歲之中而有結夏蟄冬之適塊生塵凝與時啟閉温煥清深去圜圓咫尺殆塵壤隔予嘗與事走絳與故人張器之過把臂道舊步入縣西溪遂來游茲庵道人因丐名于余題之曰船蓬山請其說船蓬者取形似而言然意不無其所寓焉蓋水浮天而載地中土者天地之虛舟也萬類雜處魚頭滅滅其陵蕩傾覆之虞日復一日何若斯人處斯室而獨為一天孩眠瓢飲樂其樂而曾無錙銖之患哉余乃為之歌曰玄冥之曦兮朱夏之清兮木歸其根蟄吾形兮梨花雪開啓吾高兮人區鮪羗全吾生兮蓬底秋江沈然所櫻兮余復何求心營營兮道士顧笑酒相屬

後余歌而言曰銘吾廬其當于是乎書

平陽府臨汾縣姑射山新道記

晉人善用水而畫地之利山之奧藏未有以悉發府治西山行五十里曰東西陶鏐炭所萃連山亘峪根苗洞窟軒豁呈露然澗壑嶂嶺號稱天險坳深峻削摩雲穴地蟠錯交礙跬步間登頓駭汗不勝其憊難中伏厚利用是限隔川居邑聚獲十不一二並山農砥志圖開鑿力單罔逮睨之而心愴者蓋有年矣皇子安西王以維城之重分茅開府胥宇雍土爰命幹使伐石茲山輦出之途仍宣理焉乃西自李琚疏度而北踰南山截義成澗盤土塿東上擗嶺脅折而東北行度鄭封峪上蓋炭之膏盛于焉而窳又嘗置

鐵官出車連連之咽會也循崖崦取易東務緣西陶  
北麓其顛走延隴四道過東陶里出斷崖南分而兩  
歧其一履級東降越疇溝旋鞞脚嶺眩懼其蹊良田也  
落生馬澗槽穿南北石峽山形櫃如極險迥處也遂  
中貫而上南則駕駝嶺轉弱洋石盤抵壽山平壑下  
會馬鞍嶺口以備北道石峽水潦時至之虞躡蹇澹  
而東經望仙北洞跨南北溝首由前後石門嶺下白  
石溜歷參峪注赤植坡陽盡西段里當峰回路轉復  
作避車場六防其致阻塞也其間踣鉅石擊老峽峻  
絕者坦焉阨仄者廓焉礚者火焉刊落摧陷去危  
就安變壅鬱為疏通夷峻惡為平易西東一瞬略無  
梗澁難並崖旋阜紆回曲折方之故蹊曾弗加遠凡

為里一萬八千餘步摠役度五百徒工萬五千其始  
至于迄工才十有八日于是山輸委貨人休永勞遠  
逆安舒坦坦東下籠負車牽魚貫而出居者行者笑  
歌載路相與言曰伐他山之材而獲茲山之秀因輦  
運之役遂致道途通暢之便西山伏利以之盡起不  
惟俾一方之民賴厥功而富所用抑以見我  
國家封建之剗肇造藩維之方陰賜于民者將張本  
于是不爾山澤無窮之利將終古而奧藏矣守土吏  
大小之役寔董其事是不敢不志某年月日記

平陽府臨汾縣新脩記

平陽當河汾間為鉅鎮屬邑五十餘城臨汾劇而最  
要經界終百里占藉者幾萬五千戶凡丘賦之重徭

役之煩十常居其二而風散氣習勤儉果譎宛然雜  
唐晉餘俗惟其物浩壤狹且不相能故人嚚于訟必  
直曲乃已聽約束俟審辯者動填里閭縣舊署在府  
右廂康寧坊之南城易代來為工人氏豪據有司假  
老屋隙舍寓理曹務一歲間輒三五易處簿書儀具  
空集委積焚不可殫奔趣執事者當夏熾冬冽赭汗  
僵立尤寔艱苦前政徂故常眊瓜代日漫不加省復  
一日庶幾赫令尹之威其眊瞻之嫩清承宣風化之  
源其唯艱哉逮今縣監某洎尹某稔其如是適時和  
政理向化有漸乃以其故詢諸衆僉曰念茲在茲竊  
有年矣第率先無自訖于今嗚嗚也既度其人之樂  
用遂經辦焉應直得景行里次氏之故第凡成室一

十有五楹畧不加易其未如歸廳事適中吏舍兩列  
形闕前啓衡達里達於是遠秋隘處高明委蛇安舒  
各有安叙中外竦然大易觀仰既而史亢淵曰其興  
滯易弊之勞超事樂成之懋公倡私應共濟厥美匪  
劉書珉石代而縣者烏能究根據而見經始贄禮幣  
未謁文予以歷官內外因知天下之治在于宰相師  
相得人而已佐天子理百官發號施令以遂物宜者  
宰相也推若治宅民生供事取決會有極撫字百里  
間者師帥也是則宰相師帥勞雖霄壤以本末體要  
而言寔相湏成化耳故前代選重其人眷東于清流  
冊授于軒陛疏名殿屏蓋繇是也今 國家條章具  
其舉百度惟貞顓任責成垂寄殊切作縣者而苟非

恪勤官守推忠及物何以稱經緯相需之望今一縣之署置固匪政之大者類能若是尚何患仕之不優俗之不易責固塞而績用弗章於時哉予特喜縣僚屬達于從政有志于民得春秋澗雨之義故所繫重者告焉幸來者無忽至元丙子三月日記

懷先賢記

至元甲戌冬予既復首陽山夷齊祠繹之曰亞尹張侯聿來會祭遐想故家佇瞻墟墓對越靈威泣焉泣下蓋風誼激哀有不能已焉者顧謂予曰走世為孤竹人自穉及壯經行游獵往來南山故城間覩夫廟貌不稱旌記寂寥言念于懷頗寔有覩吾子幸為我大書特書歸揭海濱以為邦人光且表夫山川之重

鎮二賢出處之大致也按圖經箕尾之分勁氣下蟠控帶遼碣北平乃一咽會故其俗雄碩尚氣義敦諾急難凜焉有戰國餘習乎州經界殷本諸侯孤竹君世封春秋為肥子國秦漢以來列郡縣不寔恒蕪之肥如盧龍邑肥如因水得名耳開皇間始陞為州直隸江而西二十里有古城宛存枕動山東之麓蓋孤竹故都今指曰竹城者是也州治而南三里而近有山巋然盤亘中野其名曰孤屋二賢其上遂亦首陽呼焉於戲二子之英烈言窮天地亘萬古皎乎日月下足以喻其明巍乎萬華不足以喻其峻俾後之為人臣者取標準而不知所懼其為世教豈小補哉尚何俟山稱號而為之顯晦也然侯懷賢思齊之意何

其盛欤莊周有言去國期年見似之者而喜蓋敬恭桑梓曾不燬其愛惡矧國之古賢世之大老特立而不群者乎若張侯者可謂尚友千載敦鄙薄而有志者也侯諱吳字明卿資果達嗜魯論為顯學故蒞官行已多據經指為言已而沾沾然喜見顏間曰吾中有所得矣其篤信好學如是至有以張侯論目之者十有三年丙子春正元日謹記

遺廟記

金海陵煬王以天德七載乙亥定議南伐明年正隆改元詔大營汴京擬混一江左遷而都焉故廟社之志于是乎興然清廟寔前宋之故物也在景祐間有七楹而金之記曰正隆四年己卯歲冬十有一

月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王競銀青榮祿大夫參知政事敬嗣暉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上柱國魯國公張浩監修寔金為之增廣加飾非創作也何以明之觀其挺桶旋楹大而徑三尺者比皆腐朽餘幾丈若曰金朝創始不及百年安得如此之朽腐哉廟直大內之南駝道之東殿法吳制東西列二十五楹袤四十丈廣七丈其神室內地廣一十步餘四步為室前虛明廟兩首各限一楹中以二十三楹分十有一室從西以三楹作一室餘每室以兩楹為之龕之數其西位夾室六南向者俱兩龕自餘

率一龕所向皆東面而已摠十有八龕殿偕作二層列升道三前并亭二東西相向外作重堦四繚面洎



門角有樓門南列五闔餘三而已其東北中垣之外  
即冊寶殿也國制凡帝后寶冊暨郊廟金玉禮器皆  
在焉令太常官一負每季檢視用印封緘謂之點寶  
禮器者何爵瓚圭璧是也玉冊者何先代哀謚是也  
其冊帝以寶玉作簡后以象牙為之貴以金書貫以  
朱絲封滕甚秘世莫之見南則更衣亭前舊有湖  
石環竒名曰瑞芝其東南外垣之內即神庖剗取血  
管之所環重垣之內東西為廡各五十楹旁夾廟門  
各廿有五千以分布齋即駿奔執之之列正北則闕  
焉其西南外垣即廟署依前有門以表循外垣西北  
復鑿偏戶一意者備執事出入之便也予聞之遺老  
制祀廟率以親王上宰攝太尉以享太祝奉迂宗

祔置地用色羅工幕帝以黃后以絳所謂至教無壇  
也茵以臯比器設陶皿用血肉以獻上下之樂畢備  
此金朝典秩之大槩也國亡以來汴之宮室毀撤掃  
地顧惟茲廟以貯儲得巋然獨存 皇朝中統五年  
夏四月 詔河南前宣撫張子良撤焉以北浮御河  
入燕就為今之 太宮從堂議也據正隆己卯至今  
甲子以曆考之適百有六年也識者異之且今初津  
宮於燕多撤汴材其木皆以燕用為誌今是廟亦復  
用燕之故址有數存乎其間耳自有能辯之者夫君  
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祖宗胡可以無廟然一廟之  
用有不勝之費今也存亡廟駟新宮其尊祖息民而  
可謂恭儉者哉是廟宋制也按禮經天子七廟太祖

之廟居中三昭三穆為之左右其七主曰壇曰墀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月一  
祭之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墀者有禱為  
祭之不則乃止此三代不易之制也逮東漢變而為  
一廟同宇異室耳李唐自貞觀開元後增置九教後  
宋因之亦列九世為十二室而金朝以九帝有天下  
百餘年工自景太至于宣廟不審天興奉祀之日其  
間升祔祧出得列于太室者凡幾廟何者得祔何者  
為祧邪故并及之以俟更考云至元五年夏六月十  
一日記

泰安州長清縣樂育堂記

趙君明叔尹長清之明年政夷訟簡賦其民可教迺

廟垣為數泮宮于是治學舍植松竹駁書史立教  
條率儒生屬吏日講授其中雖造次多故未嘗少輟  
不半載士勤于業吏循其風禮容文物郁郁可觀十  
四年春與予會於京師因以邇所聞為問曰有是  
奚足多為然清今為中縣顧瞻岱宗背負河濟  
教習出齊魯間在昔距濟南近邑生徒率就學  
府故禮殿序庠之屋庫隘無足稱於前俎豆弦歌之  
不接見于閭里青衿之白目蓋有年于茲矣此僕  
之所以不敢徂安故常鄙薄其俗勉有此舉也已而  
以學記來請嘗試論之古之君子以先知覺後知以  
先覺覺後覺是天之所責于我者甚重我烏得而避  
之况有能致之資居可行之位尤當急先務也令尹

雖出宰百里寔為一方師帥政之得失俗之善惡一繫夫志嚮所在知先後之序耳人之秉彝惟其物則內具故好是懿德此天理均有人心之本然也苟得其養無高卑大小之間故狂而聖愚而明始也致知格物身修而家齊終則明德新民國治而天下平由是而觀學校庠序之教小補哉叔世道微功利說興督責之令密士以區區之末學苟祿代耕奔走鞅掌于簿書期會之間我躬不閱違恤乎俎豆禮容之事哉今君以脩敏之材奮跡諸生間歷事臺省由省臺而宰劇邑卒於簿書期會奔趨督責之餘遵 詔條確志弭務以德義牖民力行不倦為樂伴群材長育如中陵者我菁菁然而盛可謂能也已昔韓潮陽牒置鄉校曰

刺史縣令不躬為師使後生無所從學為耻又以養育人材為吾宰相之事顧天之所責于我者當何如哉若趙君者庸知夫異日得時行志以斯道覺斯民為天下之樂且儀乎吾見有開必先之兆于是乎始君諱文昌濟南人至元丁丑歲三月丙申記

遠風臺記

豐宜門外西南行四五里有鄉曰宜遷地偏而囂遠土腴而氣淑郊丘帶乎左橫岡亘其前中得井地三九之一卜築耕稼植花木鑿池沼覆蕢池旁架屋臺上隸其榜曰遠風以為歲時賓客宴游之所者韓氏之仲昆也至元戊寅百有六曰主人來邀予顧瞻河山形勢在北則近連圻甸南則遠際河翔東控海門

碣石之雄西眺太行桑乾之勝千里一瞬略無限隔  
少頃風脩脩然自太虛中來浸淫乎谿谷蕩漾乎林  
野春和明霽微埃不興聲先乎群木之顛氣鬱乎崇  
丘之外然後度叢桂入亭圃轉蘭獵蕙泛溢乎層棟  
軒楹之間座客欣然動蘭臺之興暢方外之適披襟  
當之曰信乎滌煩臆抒滯思而其來之之遠也余仰  
而思俯而歎曰子知風之來邈未究夫臺之得斯名  
於士大夫間也韓氏自郾城府君以來孫謀底法以  
燕翼子者義則昭昭矣通甫君美遵誨承志光大先  
業懽然若父苗之敷播曄然如棣花之相輝泝流尋  
源其遺風所從來遠矣故賢士大夫莫不重其好賢  
樂善登茲臺而願與之游由是而觀慈祥豈弟之風

又賢于人遠甚况茲臺也出而入仕跬步于清朝之  
上退而隱處偃薄于山林之下將行義達道存志俟  
時無不安適其清風穆如流芳于後人者又有遠而  
不可秘之致不然天壤間林泉佳處第欲暢幽情而  
滌煩慮何所往而不可客曰嘻有旨哉今韓氏卜築  
之意信得其趣而吾子可謂發不言之秘勉其所未  
然者焉既而囑余筆記之因掇前言俾刻諸臺上以  
貽來者至于風交平疇良苗懷新行之而喜者茲植  
杖野人之事故不復云後三日記

韓氏遵誨堂後記

人子之事親存歿兩間觀志由行三年無改為孝之  
至况終身而維則者乎燕今為大都會世家鉅族飄

輕裾蔭華襪非不侈而盛也及論夫居室善而內有  
則者韓氏為足稱長即總管通甫次即君美判府予  
御史裏行在燕者凡三年用是交好甚款知為人甚  
詳修身齊家讀書治生禮賓客應外務一以忠信孝弟  
為主怡愉雍睦如賓友之相敬棣華之相輝也過庭  
者佩詩禮之嚴居家者無言笑之雜超然而處巽然  
而游方筵多燕衍之娛田野有烹歌之樂以致一門之內  
而百順至來昆弟之間言無少間所謂身不求達而  
達有餘屋不期潤而潤自至予嘗獲拜鄗城府君畫  
像望之粹然淳德君子其嘉言善行無非後嗣可遵  
而法者乃知韓氏淵流之深長枝葉之茂盛疏之溉  
之者功于前繼之承之者復善其後故永年先生

良有旨哉噫李唐在前代為盛世至

柳氏為稱首予每讀玃傳求其

齊之要不出以

孝弟信為

至曰此乃食醯醬之可

一日無哉未嘗不撫卷歎息三復格言萬衰俗頽靡  
中而韓氏昆仲亦能以孝弟忠信為飲食之醯醬揚  
令名而顯祖考奉潛而發幽光惟是心不置至錫類  
也如是將見垂芳來葉不獨柳氏專美于前史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七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

河內脩武縣重修廟學記

覃懷風土距太行之陽川夷氣淑山水秀麗遠而舒  
發于窳者為多故人傑地靈自晉無荒寒僻野之陋  
至元壬午冬前州將劉暉與予同在京師間相會肆  
談懷衛間勝槩媿媿忘倦因及縣之廟學與夫本末  
告予曰廟自宋歷金雖制量邑作當時徙建甚備惟  
壬辰雲擾俎豆不遑賴先帥家府為主張是故已葺  
者隨葺堅完者俾勿壞乃以有道王君文玉陳復趙  
宜中輩前後顧筦得巋然獨存于兵燼之餘力也非  
幸也至元癸酉不肖自鄭秩滿來歸故殿廡肖像歲  
月浸久風雨浸剥黝昧頽藉無復於舊荷薪之責懼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

河內脩武縣重修廟學記

覃懷風土距太行之陽川夷氣淑山水秀麗遠而舒  
發于窳者為多故人傑地靈自晉無荒寒僻野之陋  
至元壬午冬前州將劉暉與予同在京師間相會肆  
談懷衛間勝槩媿媿忘倦因及縣之廟學與夫本末  
告予曰廟自宋歷金雖制量邑作當時徙建甚備惟  
壬辰雲擾俎豆不遑賴先帥家府為主張是故已葺  
者隨葺堅完者俾勿壞乃以有道王君文玉陳復趙  
宜中輩前後顧筦得巋然獨存于兵燼之餘力也非  
幸也至元癸酉不肖自鄭秩滿來歸故殿廡肖像歲  
月浸久風雨浸剥黝昧頽藉無復於舊荷薪之責懼

不克舉遂倡帥官庶日修治崇飾為事御史栢德孝  
思又從而贊焉經調官蒲楊彭三明府十年間皆  
次第而作新之遂延致學師日誘諸生講肄在其中  
復請有司得麗掃十餘人春秋奠獻鐘鼓鑑鏘禮容  
升降蓋肅如也僕之素願雖畢而明德新民之效尚  
敢議也余曰不然郡縣之政似有緩而急者學校是  
也學校者三代之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則小  
民親于下其所以關係風化不的然而彰欤若夫山  
川英粹之氣氤氳開闢鐘竒孕曾無今昔醇醜之  
間至于涵養薄俗作成善類寔庠序之基而本之後  
之來者復能尊崇勉勵以極菁莪樂育之美異時人  
材輩出如近代進士張夢弼郭敬張袞祈文秉趙尚

賓文彩風流照映一時誠不難矣劉侯曰有味哉子  
之言也請筆之歸而刻之麗石庶幾有讀斯文而興  
者焉二十年歲在癸未二月十八日謹記

蘭亭石刻記

蘇門盧君茂之得玉色碑石中新墜酒壚間偶見  
之乃契飲序也即懇求得之予自釋年留心翰墨閱  
是本無慮十數此帖極清勁有神而不厯雜與定武  
石本畧同其背有勅書字塗以黃金光彩尚煥下復  
刻祈公字二豈裕陵賜宰相衍家物也嘗謂二王墨  
妙雖片言隻字如寸珠尺璧見者皆當寶惜不可使  
混泥沙今一旦為吾所遇免夫淋瀝啗蝕委棄剝滅  
之厄果神物護持時有授受然耶異時歸來當臨溪



起亭位置壁間板長丈齋新例榜其亭曰右軍且訖  
鄉賢曰此乃我王氏真行之祖也庶幾有摠衣而請  
益者其于奎壁兩間不無煌煌者焉但未知在幾年  
後耳又諺云室無滯貨不為潤屋矧吾儕以多文為  
富乎然物之堅者莫金石若也茲刻也豈敢保其必  
壽抑不敢矜其長為已有特記焉以付于孺庶王氏  
來者能考而箕之是所謂薪有盡而火無窮之傳也  
二十年歲在癸未夏五月十七日謹記

御史箴後記

此帖閑閑公為師中丞仲安所書亂餘李侯輔之掇  
于西臺著聞后為義士張伯寧所有至元戊寅因獲  
觀于張隣野家孝純愛玩不已命子遠摹臨略不失筆

意壬午秋予至京師却野子來謁遂及襄之所摹明  
日持以見贈墜逸之餘僅得百一十八字公之書世  
固不少論夫擘窠大書雄勁環竒體兼顏蘇而自成  
一家者此平生最得意書也余性僻而好古于書學  
嗜而不厭故所欲見者每每如意豈歐陽子謂物聚  
于好然耶抑亦有契分故耶二十年癸未夏五月雨  
中與子攜裝潢歸藏春露堂以為書林寶鎮且懌同  
志願見之心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汲郡王懌謹記

祥露記

先母夫人平昔顧憚讀書作言辭喜見於色曰好此吾  
歿且無憾若女長仍能辨曰飯一盂啖我過于鼎餼  
榮矣亡後十有四祀方得廩食於官而菽水自供之

養曾不少及第新婦推代中饋勞者僅六年風樹之  
感其何有涯故每讀文正范公饗若曹之歎未嘗不  
撫卷流涕也甫十年不幸先君亦捐館以治命建新所  
于河西鄉用明年百五十奉遷二親藁殯于沁曲玄  
堂纔開有二黃蝶飛出其先妣柩蓋珠露凝綴晶明  
煥爛駢羅角結殆寶幢纓絡蒙覆其上且聞清香襲  
人觀者異焉天日照臨移刻乃啼嗚呼夫人自己酉  
秋棄養至是整十祀矣在窀穸間祥見如此恐非偶  
然也昔人有夢持炬下入祖禰壙中識者謂光照先  
世之兆茲夢也或有異不異焉今野蔭之氣化為真  
露露膏澤也復聯綴而成文章意者先妣之德有幽光  
而未發耶不然將澤及子孫有以文而興起者邪開

之先慶固當有在憚不得而知也至元廿一年歲  
舍甲申正月二十有八日中議大夫山東東西道提  
刑按察副使男焯百拜泣血追記

均幹堂記

財賦者生民之命 國家之大本也善理者古今無  
幾焉蓋鹽鐵事興漢庭諸儒紛紜辯論竟莫能一其  
艱在于不傷財而必害民故也濟南漕長趙侯洎其  
二儲君天章過余求扁其公堂之額遂題曰均幹蓋  
取孟堅志書之辭也均者使四民常均公有餘而私  
不之幹者所以齊衆度而抑兼并也二者為義如此  
何古人憂後世之深心且重哉顧諟新政意若在茲  
第不自著者形與跡耳蓋嘗思之其所以經制于一

堂之上者不過以廉自潔以靜內守而以法外御也  
故務雖繁而愈辨美比常而益增此自然理也異時  
摠會民賦鼓鬻山海低昂物貨之權佐理軍國之用  
從容朝珂籌之以策未必不由主靜而法以均幹為  
得計而以籠絡為末策也未知以為何如二公唯而  
退于是乎書以為記

游華不注記

濟南山水可游觀者甚富而華峰滌源為之冠余到  
官八月湖光山色朝夕與對于庭戶几席間若無所觀  
心有所不在焉然每以歷屆早溼為念或有云堰頭  
者乃自昔濼引諸泉入大清之峻口也一鍾之力不  
崇朝可徹而陸之常欲一往而未遑也冷竈節得暇

且寬憲使耶律君遊邀余登登書杜君為茲山遊且  
尋堰頭之盟諾焉逮十有一日遂自歷下亭登舟亂大  
明湖經會波樓下出水門入發齊漕渠所謂小清河  
者是也汎灑東行約里餘運肘而北水漸淤漫北濟  
黃臺東連疊徑悉為稻畦蓮蕩水村漁舍間錯煙際  
真畫幘也于是綠萍蕩棹白鳥前導北望長吟華之  
風煙勝賞盡在吾目中矣是日也天朗氣淑清風徐  
來水平不波鳴絲歌板響動林谷舉酒相屬開口而  
喙少頃扶腋登岬相與步入華陽道現主人方布几  
筵賓僕以疾作遽還二君為愀然也至于固獲陟連  
雲絕頂追謫仙之逸駕叫蒼梧之暮雲富覽江山以  
盡游現之美特閑遣餘事初不訝其從違正恐山靈

獨回俗駕造物者有所靳耳既歸伏臥舟中怛怛焉  
如宿醒在懷殊伊鬱也但聞兩舷間風水之聲自宮  
自商拍拍盈耳殆魏馱子之歌鐘石鐘山之水樂也  
且念華峰之勝樂在近郊因以步里計之自歷亭北  
至華陽院下廿里而遠游水門抵黃臺北渚十八里  
而近以葦汀漁箔周折灣淑從城東北阿至艤舟山  
家蓋且十曲矣昔至元甲申清明前一日也謹記

春露堂記

王氏居安仁西里有宅一區湫隘近市或者曰宜易  
此而就爽塏余應之曰遺簪之求聖人有取焉况  
先人之弊廬乎然歲深屋老枝撐款側有不堪託處  
者於是謀為新室不侈不陋予以藏遺書閱宗器節

序致嚴設裳衣而安寢祭且將破吾屋明嚮晦宴偃  
息之所乙酉春既落成遂榜其額曰春露蓋取霜露  
既降感時思親之義也嗚呼思孀我將從其重乎思  
其重念吾親之志也敬其止慮夫不克析薪之荷也  
昔吾先君思淵子握瑜懷瑾經世之志甚遠汜滂  
無所營專事于學務為無所不闕要歸適用有為而  
已嘗曰吾年未老持此而明吾道行吾志于天下庶  
乎開物成務大有見于世不然吾邈則無怍無悶矣  
悲夫曾不少施而卒志以賁歿至為有為者所惜此  
不肖所以仰窅罔極而抱終身之感也蓋吾親之去  
日愈遠不肖之受年益深去親邈則子孫有悠而無  
密受年多則氣志漸怠而生不躡追其遠所以厚來

者之德也重其思所以勉吾心之述也傳不云乎孝也者繼志述事之謂也周公善焉是則為達孝學也者學為周孔而已矣至于履霜濡露感念歲時入室蕭焉如覩乎容色之睟出戶愴然若聞其歎息之音齊則見其所為饗者悽愴怵惕與動于中是皆昔思之常君子所之同也後之嗣服者登斯堂讀斯文求予心之所泊能先其所重而不忘其所常將見堂構無盡孝思為不匱矣至元廿二年十月日記

熙春閣遺制記

梓人鈕氏者向余談熙春故閣形勝殊有次第既而又以界畫之言曰此閣之大槩也構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廣四十六步有奇從則如之雖四隅闕角其方

數紆餘于中下新螯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閣位與東西耳構九楹而中為楹者五每楹尺二十有四焉其耳為楹者各二共長七丈有二尺上下作五檐覆歷其檐長二丈五尺所以蔽虧日月而却風雨也閣位與平座疊層為四每層以古座通藉實為閣位者三穿明度閣而上其為梯道凡五折焉世傳閣之經始有二子掖醉翁過前將作者曰此即閣之制也取其成體故兩翼旁構俯在上層欄柵之下止一位而已其有隆有殺取其漂紗飛動上下崇卑之序此閣之形勢所以瑰偉特絕之稱也予因念汴自壬辰兵後故苑蕪沒惟熙春一閣巋然獨存昔嘗与客三至其上徙倚周覽雖悵然動黍黍離之感且託其載

業壯麗如神營鬼構洞心駭目有不可端倪者至不  
藉井幹不偕峻址飛翔突起于清霄而轟上又似夫  
鰲掀而鳳翥也予歷考秦漢以來宮殿之制漢不復  
于秦而唐不及于漢如未央長樂曾何得阿房之萬  
一含元華清又奚敢跂兩都之規制也蓋天地氣衰  
國資民力與林林之材不取益而尺度不足其數故  
也然而興春遺構亦可為近代之傑觀彼騷人詞客  
雖稱述賦詠極其偉麗是猶臆說庭章而徒仿像其  
千門萬戶而已終非梓匠不能知其規模與勝槩之  
所以然閣廢撤已久及聞紐氏之說使觚稜金爵上  
雲雨飛舞空際者盡在吾目中矣然不文之以言  
不足以達遠因作記以遺紐氏者顯世  
工師

之良者也至元廿三年冬十月記

徵夢記

某官真定時夢一老人長身縞衣杖而告曰若遇而  
祖能識之乎憶祖妣妙清若平時語憚者熟視之為  
吾大父敦武府君無疑載拜已乃跪而請曰惟王氏  
上世嘗有顯者否先祖曰今濟南陳克叟祠碑所刻  
王姓者即遠祖也切識之時至元庚辰春二月也憚  
以是異念之者無時後八年戊子二月韓氏子中西  
謁濟瀆託之為求訪果于司馬端明所撰四合祠堂  
記碑脇得之元符二年春二月左中散大夫知軍州事  
拜謁題名乃陳之外孫王悅名氏吁亦異哉外孫左  
中散大夫知軍州事王悅奉詔詣靈祠禱雨畢恭拜  
堂下元符二年春二月廿九日也刻碑之右肋父即

前宋王又簡公曾拜參知政事名彥正字伯中係堯  
佐之婿其子誨悅彥正欲公所謂清德之老是其  
東坡飛白記見不肖平生凡事欲將至必警先于寤寐  
間如先君將歿以翠微鄧度傳迺召為御史人以牛  
刀迎刺于口斷絳陽獄斛律神自牖來告待制翰林  
有瑤階參筆月殿芸香之詠馳奏中統二年十二月  
行宮有雲漢三更雲輜萬兵之作進讀都事時事東朝夢紫  
閣連延龍馬飛翔之異是皆徵明而不可誣者故古  
人論夢心官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  
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而有明晦遠近通塞之間  
此人之所以有夢寤之所以多變也然有直有象有  
精有想唯精誠感薄神靈之所告者乃有占而可徵  
是夢也求其所以似亦涉因想蓋不肖每以先世旌

紀寂寥念不懷者有年今先祖昭告如是此亦理之  
所必至所可異而重者據其夢而得其寔于二百載  
之前若合符節此豈只勞于想可致而論耶又知吾  
先世神爽雖遠而昭昭矣嗚呼既誘其衷明夫系之  
有自所謂闕而有待者不知復能鑿祐使遂其初心  
少副明靈之精應乎其或亶然是垂老之日即受生  
之年也是不可不識至元廿五年春二月九日記

透月岩記

王子塞向冬蟄不出戶者兩月適寒曦回燠乘休郊  
游步過故人予也鮮伯之居有奇石儼侍堂背銳上  
而豐下百竅洞達大者為巖小者為竇聳者為岑絡  
者為脈復形勢之所當出者又皆人意與會表裏瑩

潔渾然天成顧而睨之如華峰半圭高插雲表余乃  
百匝摩挲襟袖霑漬主人因乞名于余即目之曰透  
月巖何其石堅凝篤實物也今玲瓏秀麗實而能虛  
疏風逗月回伏景氣如神刻鬼刻出奇乃爾誠百  
不一見也主人喜其名佳而物稱明日過門慳文其  
狀予告之曰昔汝父新中府君歿其平生久矣為人  
安靜遇禮而用和者也嘗買一石日與之伍呼為石友  
乃臨終曰吾國俗近古不封不樹然我歿當以此石  
表吾岡西墓田何嗜好其篤也如是因念昔陸績官  
鬱林裝鉅積以越海鄭璠守象江輦六石以歸秦前  
人稱道筆之簡冊非特見其澹僻也正以二賢操履  
當蒞官行己之際以廉靜為心由篤實而致輝光之

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所汝父之志固有慕于昔賢  
今汝能箕裘去業亦廉潔自厲復輦置奇石思繼靜  
觀之樂因跡以求心庶能堅其所已至而厲其所未  
至者焉又得以惆悵無華更矣不然將以物為玩徒  
成喪志之癖非予之所敢知也於是乎書以貽之至  
元廿四年丁亥冬春節前三日記

林氏餘廩記

人之愛其物也培植顧護之意必致其曲物既得養  
榮華茂盛之氣而自與人意會理則或然我未之察  
耳林氏別墅有餘廩一株自植初至今特二年于茲  
戊子清和節予杖而來覲花雖未而根撥枝葉條達  
舒暢盈盈然有不勝其茂密者清淑之氣有漬窻戶



間若喜其相遇而與之相會也然所以盛者種之非常一也地之氣美二也人力所至而不失其養者三也一園之間異卉殊富而獨致曲于茲者豈饜彼紅紫而特惜其芳之白且潔欵近以是花置之露堂西序晨起將啓戶香自隙作陣而出有襲人洞觀之烈至於簾櫳之縈拂几席之薰染着莫而不散者數日且花之為物香與色而已若夫香之清郁色之孤潔殿春餘而獨開于夏初者其風流蘊藉餘品有不得伉且儷者其為立之所重而不厭其多者良以是欵余幽居日無事隨其隙地亦以栽種為樂城中糞壤瓦礫土之正氣悉為穢汚所易百植而不一生非獨一家比比皆是木之美者愛雖篤力雖至迺得憔悴

可憐之色幸生致枯之數是知紫庭之蘭不生于枳棘之野丹崖之木不產於犖确之丘也必矣又傳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不消是以君子惡屋下流可不慎哉林君為人氣勝者也凡一事一物之作不肯碌碌落于人後必極其精粹而後已今年七十有二日明耳聰強步健啖壯歲嘗從侍講徒彈游教其子讀書致身顯達今也謝其所必為而安其所已至者日一游其園非特物之為玩將思其老而縱心憐天生發之意而明其馨香之德云秋澗翁喜其如是既與之款因書以為記時二十五年立夏后十有五日也

清蹕殿記

維衛州廣太一廣福萬壽宮伏為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孝皇帝赫臨之盛易常然  
文室大起行殿邇天威而貯寵光焉既落成嗣師蕭  
全祐以其事上聞賜名曰清蹕全祐將文諸貞石以  
傳不朽謂臣嘗忝屬太史于法得書乃具其本末來  
請臣謹按初上之在潛也思得賢俊以裨至理聞太  
一四代度師蕭輔道弘衍博大則其人也於是以安  
車來聘既至

上詢所以為治者師以愛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隆  
至孝者數事為對

上喜甚錫之重寶辭不受曰真有道士也賜號中和  
仁靖真人冠帔尊崇之理前後有加迨己未春

鑿輅南駕次牧之野時師仙游已邈

上以隱居所在特枉駕來幸周覽殿廡儀享文室  
詢慰宿昔者久之所以欽悒真風懷思不忘且從五  
代嗣師居壽之請也及登大寶復降璽書追寵師  
德有清而能容光而不曜富文學知變通嚮朕在  
潛與之同處何音容乍遠冠履遽遺殊用悵然之歎  
居壽等以遭際聖明顯異家教其幸臨之榮又為前  
代希闕之遇碩惟文室固稱躍淵思玉御天之構  
者念茲在茲繼承

詔任燕之齋宮致有待而未遑焉建六代度師全祐  
既主法席首以繼述先志為切始克丕建實至元廿  
三年丙戌歲冬十一月也桓楹松楠孔晏且碩藻棟

文棟龍鸞交映內拱宸居宸居穆穆中闕應門應  
門錚錚玉宇開前方壺翊于後蒼宮鉅竹儼侍左右  
其宏麗靖深宛然帝者之居望雲就日奕奕動色  
于以焚修頌禱仰介萬壽無疆之祉其於財寵渥廣  
敬恭報恩德而圖不朽者亦以勤矣載顧載瞻中  
外咸若輯輯焉如聽屬車之音肅肅焉若覩羽旄之  
美千古而下焜燿煒煌何處振碧霞之孤風為郡  
國之盛事也臣以為自昔

聖帝明王崇玄重道以萬乘之尊求一言之要者不  
過體尚玄默企慕真純載其清淨躋民壽域擴克無  
為之化耳如軒后訪道于崆峒漢文受經于河上是  
也以今方之越光顯有加焉異時史臣有鋪張洪休

揚厲無窮之美者因蹟以求

聖皇睿意之所在其於斯宇亦將有所取焉至元廿  
五年戊子歲夏四月廿有五日謹記

重修錄事司廳壁記

治有常處則視瞻尊而政迺肅此必然理也維衛錄  
事司自辛亥歲州理復舊凡百草次其司事權過于  
委巷間逋舍靡有定所厥後官易雷氏私居即為今  
署然敗屋數間而已頽垣四達洋潦旁浸夏不足以  
以矢歆冬不足以禦寒凍公吏勃矣薄按委積執事  
聽理者安于湫隘踐居塵泥與鼃鼠混處者蓋有年  
於茲逮工部薛君來蒞是職故惟若爾恥狃故習且  
有以需焉治之明歲衆務舉下安教條審其信而可

使迺與其監也鮮不花司判趙寓起廢易故將惟新  
是圖上之府允焉於是作廳事啟後閣署佐幕割架  
庫下至吏廡門閤戒飭之石晉靡之所莫不畢具僚  
友聽決夏冬為適安吏曹升降次列有攸叙中外具  
瞻一司為齋肅其材木之用取辦廩餘而斲石工役  
等費願言趨事有不期然而然者經始於丁亥之春  
畢工於是冬之季凡為屋十有八楹室既釁薛君暨  
其貳寓史湯瑀踵門來謁載拜而言曰文曜等不敏  
猥有營治固為瑣屑不足以見于後然恐逆久為有力  
者豪據致虛勞民力官失恒處於人心大無所忤幸  
憲使惠顧文本未於石將陷置廳壁使觀者取重知  
改作匪易不致固有異議予以有味哉斯言也今之

職州縣者丁此繁劇匪朝伊夕惴惴焉奔命共事惟  
恐其後故往往翹足爪代知勉責而去今薛君等能  
以從事餘力改葺斯宇非慮以有浸干可謂臨政不  
苟重民力敬王事心公而慮遠者矣後之來者知政  
由是出無匪王事一以公道為心越前政有光又何  
患焉苟公心不存徒知居必日葺以為觀美之具非  
余之所敢知也明年戊子夏六月記

扶踈軒記

予構春露堂之明年循墻種木思有以蔽于外而奧  
於內也又明年衆木鬱茂布柯散葉陰暎雖微葱蘢  
可悅于是題其軒曰扶踈四月維夏露華湛滋扶光  
疏翠曄曄離離健晚涼而層出媚晴霏而自持鳥交

欣而有托物爭妍而見熙我固知吾廬之可愛過客  
瞻焉而去之而遲遲客曰今予取陶詩名軒見于外  
者如是其安于靜而樂乎中者不無意于其間試為  
我道之予乃仰而思悅而嘆曰客何見之晚也秋澗  
叟積學四十餘年從事其間亦嘗明其學而行其道  
於時矣然方駕而泥盛行自拘吾豈惡彼利達樂此  
閑且寂也天道盈虛時有用舍安吾所遇委吾時運  
而已嘗頌淵明饑凍雖切違已交病心為形役深愧  
平生之語大有契于余更良竊慨慕者焉以復兼謝  
不堪世用有悟言一室嘯傲茲軒之下迺所便尔物  
未即應客去讀書遇事與心會輒忻然忘倦其或抽  
思雜著旁披遠紹竟日忘返蓋尋常焉今又厭數倦

於作為知饑而食困而眠跼蹐其跡扶疎其心任衰  
榮之無定樂閑身於茲時騁懷遊日極夫吾之所好  
斯亦適意壺觴寓興于草木之意也客曰有是哉覺  
吾清興脩脩橫陳于疏風秀樾之間者且無邊際矣  
予廼賡之以歌曰庭下之木日惟喬兮封而植之春  
生意之浩兮軒中之人日益老兮仕喜已愠無所關  
於抱兮天運如此孰敢此涕道兮備哉靖節獨立物  
之表兮今我何人議論安敢到兮願為擁篲以備三  
徑之掃可乎客笑而去于是筆以為記至元戊子秋  
孟廿有六日書

萬壽宮方丈記

夫天下之事得人則興否則萎蕪而不振此必然理

也萬壽宮既易常然丈室起清蹕行殿越明年作夏  
屋于新宮之背蓋所以拱宸居而復師位也方之舊  
制一切充而大之其傳度之位賓友之筵淵嘿之室  
高明靖深燕處為超然矣既考室迺以壁記來慈維  
太一教興于金初始祖垂創顧雖一事而本而未皆  
有次第其植根豐末濬源衍派傳無窮于後者惟恐  
其不弘且博也逮重明嗣法至創靈章峻仙品有充  
類至極者大定一水漂泛無幾再傳而得虛寂堂宇  
齋壇刻期而復貞祐之兵燼為飛煙四代中和仁靖  
真人披荆榛撥瓦礫成難為易不十年略見完其其  
有侈而未侈大者以俟夫後之肯構者焉然顯仁藏  
用已胚胎于其中矣貞常師持守成業而光揚恢廓

之志規模未竟而奪之遽今六代純一師感其如此  
思有惠大慰先志俾有俟而未竟既易而必葺者八  
年之間一新而改觀誠可謂繼述之善者矣異時真  
仙偕來華表留語曰吾之祈薪也如是乃今克荷者  
若爾其至則知欣然顧謾蕩雲光於廣福致噉墟于  
玉室者尚有重于此者乎然道修為教有體有用休  
雖具而用不彰其為道也亦已微矣嗚呼嗣音而來  
者固當惴惴焉以思道生之本使坐有所進則拱壁  
先馬未足為先後之光也至于興建之方資用之費  
土木之工主治者會計之事茲不淺云

唐中書令贈尚書右僕射馬公祠堂記

予嘗道出荏平顧視倍多闊達膏壤夷曠俯仰控衛

兼齊薄魯海岱之所鎮浸禮義之所漸摩宜其鐘靈萃秀篤生異人有如中令公者曰山東出相曹其然乎仍訪公陳迹得遺祠于里之北壤垣敗屋大有不稱公聲華烜赫於蓋代者適去職不遑顯圖略致稽古象賢微意今年冬却從事邑人崔君文懌予書以揭公祠他日持歸將丕崇厥構有來具瞻式廓民傲以爲東人光庶幾必恭敬止之義其懷賢樂善殊有屬予心者就述中令公之出處大致且寓夫予之所梗槩者焉唐既刻隋亂治具單張公挺曠邁之資負詩書之業寤寐風雲思立談以取卿相反遭遇太宗由布衣論天下事飛章抗疏展盡底蘊一時劔履鏘翔何翅百位獨能婉孌龍姿省密基命如房杜以佐命就

列先生以機務稱賢至隆貞觀文物聲明之治龍愛之光前後有懌卒全君臣始終相得之分何其盛哉然向非中即何之賢心焉休休越彥聖而達不違則公之事業烏得施展經綸如是其至者乎書稱邦之榮懷杞裡其原實繫於此信哉故昔之以致澤存心進賢為職者未嘗不眷眷于斯焉至想見二公風采欣其餘光邁烈厲衰俗而激頽風者亦以多矣崔君曰有是哉吾子固當同稱大美大書特書而已也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歲冬十一月謹記

靈隱觀世音記

以心感心不然神當求之于有無之間

新樂李氏藏觀世音像蓋宋淑德尹后家物也李世奉之甚恪喪亂間失所在一夕見于夢曰吾今寓某

家犢塢中可訪求以歸為物色之獲為家人疾乞藥  
嘗得丹粒于杯案間服之者即間嗚呼其可謂靈也  
已釋有經曰觀音大約人罹厄難持誦虔禱世音以  
慈悲威力能解脫諸苦雖悍夫戾婦莫不信然吾儒  
者釋之道初未之學其善惡感格之理且以吾之所  
得者明之夫萬善生于心而庶徵應于外又嗜欲將  
至有開必先夭之所以福善禍淫者只是一理或否  
屈而伸之也故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即在于是一念  
惡則妖星厲鬼亦在于是彼疾痛率顛而云聞聲應  
願濟而度之者所謂以心感心不入諸相而氣志如  
神而氣至如神者歟不然恐是聖賢立教使人篤敬  
速于背惡而向善耳若乎誠不立妄意虛想亦釋氏之

所惡也昔有寶菩薩板者重其道子筆也今李氏世  
奉尊像如此敬其神之靈也既曰靈有不敢以一槩  
論者如東坡外祖父程公遇蜀亂絕糧困不能歸有  
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鋸二百貨  
之程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大阿羅漢也  
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四百餘供然坡跋于尾  
云或曰羅漢慈悲深重急于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  
乎是亦自疑而不敢必也幸觀者瑩鑒畫年深繒色  
黯昧筆法極精妙非近代所可及李伯母孺人王氏  
今年壽九十一聰明不衰自少至老供養尤謹可謂  
孚誠立而不入諸相哉至元己丑歲五月六日係  
先妣夫人靳氏明忌書二本以薦冥福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九

記

重建衛輝路總官府即正堂記

汲之為郡其來久矣自唐初易而為州歷五季宋金  
率以防禦節度使來尹治之故其公辟制度廣狹親  
厥秩夷而不敢越達 國朝中統建元之明年陞州  
為府前政因仍不及改作加以歲月深土木弛狹隘  
頽弊朝夕視事有不堪其處者後二十五年嗣侯荅  
失帖木兒暨總尹耶律漢傑判官常德繼軫來任既  
而與相議曰維大府距河朔衝會部二州四縣一司  
治稱匪易堂則乃赫焉具瞻之地其承宣 王澤聽  
斷民事齊肅禮容號令約束盡在于是今狹陋若爾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八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九

記

重建衛輝路總官府即正堂記

汲之為郡其來久矣自唐初易而為州歷五季宋金  
率以防禦節度使來尹治之故其公辟制度廣狹親  
厥秩夷而不敢越達 國朝中統建元之明年陞州  
為府前政因仍不及改作加以歲月深土木弛狹隘  
頽弊朝夕視事有不堪其處者後二十五年嗣侯荅  
失帖木兒暨總尹耶律漢傑判官常德繼軫來任既  
而與相議曰維大府距河朔衝會部二州四縣一司  
治稱匪易堂則乃赫焉具瞻之地其承宣 王澤聽  
斷民事齊肅禮容號令約束盡在于是今狹陋若爾

殆非所以恪正事而儼官守也又以品秩等威視堂之  
隆殺固不可與嚮也相類於是張皇前規構而一新  
凡爲楹三鉅筵東西六尋有奇南北邃三十有七尺  
高爽靖深公居儼稱復作左右翼廳各三楹及增榮  
儀閑俾與新屏暎帶相與仍扁其顏曰卽正復舊觀  
也凡三月告成詢其費曰安取輟公稍以給之越六  
月某日命饗于新堂會僚佐屬吏與郡之士夫肅四  
方之賓旅大合樂以落之望之儼然與飛雲傑構相  
雄跨矣故老歎息以謂百年来方觀官府若斯之盛  
吁治其可忽也哉而忽而治只在公正從違而已然  
則何爲公事不私之謂也故公則生明何爲正正已  
而正不正者也故正則可大天下之事未有不公而

治民未有不正而格官孰有不順而穆者乎於斯之  
際當官者固未暇以清心省事爲職而守正從心何  
嘗有時不可之聞哉大凡人之心公而有恒德者苟  
事有可爲必爲不急詎肯以歲月去留容其心于間  
哉今斯役之作惟其若然故能于供臆鞅掌外又能  
于興滯補弊如此可謂賢也已既卒事來丐文于余  
以邦大夫之賢者方事之以相勉况鄉國盛事其敢  
以不敏辭于是乎大書于石庸告來者抑又知公等  
必葺之意云至元廿六年歲在己丑五月日記

郭氏挹翠樓記

其人郭子忠起書樓于所居之西帝以地形爽塏高  
甫尋丈而有縹緲飛動之勢既落成來丐名與記予

以共為邑距太行東麓連山疊阜映帶回抱矯首而  
觀盡得西南林壑風煙之勝因扁其額曰挹翠頽惟  
澹僻仁智之樂蚤歲有懷嘗從諸賢讀書山房洒洒  
然如有所得如龍門石門白鹿菟百家岩等山皆左  
戒絕觀雖常歷覽而屢至然蠟吾屐而踐其形固未  
嘗支手板而當其氣之爽也若夫積翠橫空一碧萬  
仞空濛霏微騰滋泛潤春我樓居壺開碧供而又秋  
雨霽殘陽暮夕氣轉佳千巖濕霧主人于是詠飛鳥  
與還之詩誦煙光凝紫之句攬其秀則詩脾儘清挹  
其輝則芳樽溢淥至于野風吹來江月引去曾黎明  
而已集喜虛懷之延停吾想夫共之全盛時愛山而  
起構者若湧金之麓譙公廡之危謝太師張公之溪

亭丞相蔡侯之別墅其餘臺亭觀閣層軒曲檻前後  
非一雖昔人已非而山川良是嚮之按藍潑黛爭妍  
競秀為名家之奇貨供駭客之珍玩者一旦悉為郭  
氏奄去不知一樓之勞之費其將幾何乃為造物所  
偏而獨饗者乃尔其富宜乎釋然而樂興有餘而樂  
無窮也因念萬物盈于兩間洪纖高下固云不齊要  
其氣體物與吾也破山之至凝篤寔發光輝若然由  
家之繫積善行致慶流餘裕今郭氏在承平時為衛  
之大家世以藥石為業迺若尔考尔叔秉藝蘊秀稱  
鄉里善人其翼其肯者斯美具在子今不失舊物能  
擴而克之齊其本而大其末與霏霏微微者日新于  
華構之下俾後之來者挹而注之以膏其末光霑而

漬之以衍其餘慶安知方寸之木不高于岑樓也邪  
至元廿四年歲次丁亥上元日記

秋澗記

山之有澗壑猶人之有量數也苟夷隘以狹人將無  
以自處况能物之容乎太行諸山去郡西五十里而  
近予若遠遊西自百家岩東盡靈山北嶮並山之麓  
深溪鉅澗橫交絡折地而東驚秋水而時至萬壑深  
澗允猶翕合成就約束洎洎汨汨迤邐而去或清或  
濁無遠無邇不擇細大順受而併容者此澗之量也  
至于流濶決壅激而為飛湍旋而為盤渦匯而為淵  
渾束而為細流岩屋以伏其怒巨石以殺其勢就泛  
長傾順流遠引溉平田而有秋浮大至而出谷不致

肆濫橫潰使一漫流害至大川而後已者此澗之功  
也及其忽焉收潦千里一空曾少遺用以自濶縈紆  
盤折沉深而闊遠漲痕在而流沫空沙尾平而崖溪  
峻紛兮交貫曠兮長虛水之去來雖有緩急澗之吞  
吐初自若也又類夫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者是又澗之不有其量之與功也嗚呼澗乎其見用  
乎秋之時乎余嚮在京師客有善推策者嘗有所請  
渠曰子非王秋澗乎予曰然客曰既云秋澗致用有  
在弟未之至耳然觀子之流行異時當有東南遠後  
大富厥覽不特泛長江而觀七澤也願子思存乎見  
少不自以為多可也是則澗之量數不其容乃大歟  
余唯而退至元廿六年己丑歲秋八月望日記

堆金塚記

國朝癸酉歲天兵北動奄奠中夏明年分道而南連  
亘河朔衛乃被圍粵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  
驅民出泊近甸無噍類殄殲初星妖下流淇上羣兒  
氣吐成謠闕歌里陌間曰圍練冬半破年寒食節絕  
人煙之識尋罹厄實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也  
時太一度師蕭公當危急際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  
月師自河南來歸睨其城郭為墟暴骨如莽師惻然  
哀之遂刮衣盂所有募人力斂遺骸至斷溝皆并擿  
蓬坡塞掇捨固漏乃卜州西北二里許故陳城內地  
鑿三坎瘞而立之仍設醮祭以妥厥靈游魂禩魄薤  
露蒼蒿同歸一窀其棘暮夜之號陰壁枯血之火熒

熒沉啾寂無復光怪蓋因冥薦而脫異滯之幽依道  
廕而復坤靈之厚幽冥雖殊存歿兩有慰焉而師之  
掩覆仁心於鄉梓之義極矣今其封俗呼為堆金塚

言人骨也

化金石也

而每歲清明後一日邦人聚奠以信些孺

本宮為尸而祝之六代師全祐懷予文以紀其事以  
先德嗚呼三代而下以智力相角其勢不干戈血肉  
而莫之倚何天地生物之仁迺如是其盪哉豈周天  
之運厄會有時中来而不可道邪豈立極之道仁義  
迹熄自取陵遲而然邪豈蒼茫兩間初無關係物盛  
而衰自然而然邪皆不可而必也第嘉師生平以道  
濟衆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類如此初師既葬  
主柩之延祥觀壬辰冬大兵至城下師懲前日河朔

兵克之慘復以一言活萬家于鋒鏑之下古稱澤及  
枯朽矧生人乎師之謂也向使師遭時得位其仁民  
愛物之功豈如是而已邪因併及之師諱道輔字公  
弼甫冠嗣主宗教後加謚彞中和仁靖真人云至元  
十九年龍集壬午窮臘日墓記

霍岳肇祀記

至元九年冬 朝廷以郡邑鎮山大浸載諸典秩者  
所司三載一祀霍岳在河東實為靈鎮故事每歲以  
仲夏土極之日用信報禮昭虔度也明年癸酉夏六  
月廿六日憚行縣北走霍邑前波洪洞雨不克邁越  
翊日抵趙城適嚴祀省牲之夕乃率霍州判官連漢  
臣監縣事塔的尹裴國用主縣簿劉偉齋宿祠下將

事之夜風雨交作既祠之朝陰靈四開三獻禮成陰  
風肅然神峯驚嶺軒豁呈露雖韓潮陽之禮衡岳孔  
廣州之祀南海不足以喻其快也陪祀者府兵曹解  
禎縣佐史高政稅監張承慶邑人薛昌齡嶽廟道士  
李志貞興唐寺僧普光執事者吏王庭玉等一十五  
人遂相與饗飲神貺而退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  
官前監察御史汲郡王憚題記從行者閭山張思誠  
子公聘

表忠觀碑始末記

至元庚寅冬予自福唐得告北歸前次臨安客有以  
表忠觀碑為言者字作擘窠大書殊偉麗也詢之馬  
御史德昌如所聞云觀在龍井不十里遠能一到其

下詔先覩為快何如予以長淮迫凍為謝造鮮于生在坐屬伯機他日打一本惠及足矣曰諾既而杳然明年辛卯秋吾友傅君士開赴官兩浙仍托以取逮士辰夏六月傅自杭特令人付來其碑作四巨軸裝潢如法蓋亡宋家物也噫坡書在霄壤間忠義之氣鬱鬱然秋色爭高雖片言隻字不可遺逸宜其世寶而力致之也故心存夢想求以三歲之以跨越江湖至自二千里之遠一旦高堂素壁如天珠河圖弘璧琬琰對越左右誠可責也左山云古人不可復作所得見者筆蹟而已况公斯文閑繫世教令人讀之有忠孝之勸烏可祇以翰墨為之論乎然一一較之蓋印印泥折釵股之法也是月廿八日書于春露堂

之扶踈軒

睢州儀封縣創建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于天以之修齊治平格非心而叙彝倫者孔孟之教之功也其為天下通祀宜矣况存神過化之地乎儀封縣金正大開割考東明襄三邑地立治于黃陵之通安堡以古儀城在焉故名伐之儀即春秋衛之邊邑其為孔輅頓次封人請見之處諒無疑矣兵後縣廢歲壬子國家經略河南移理于通安南平城里桑土衍沃民俗便安然官府初創禮文之事有未遑暇者吾夫子歲時假公舍而釋菜焉其邑長盛君即議起廟堂于良方後為風雨攸壤癸酉秋裴滿君自陳留令來尹斯邑既告謁顧清廟如是



惴惴不少安乃與監縣奧兀刺等謀曰承流宣化事  
神善俗皆我之責吾夫子政之本教之宗也嚮以濟  
時行道輟環中國以木鐸而徇衛者屢矣千古而下  
時移事在雖眇邈聆道音而二仲行奠車聲鱗鱗肅  
焉來格不侈大宮庭將何以發越奎光致邑人現感  
之深者焉遂與繼任火者赤暨僚屬各捐俸易爽塏  
地于東南陬士庶聞風亦翕然響應于是定方中繚  
崇垣起禮殿敞神闕下至講堂齋舍庖廡之所莫不  
完美元聖素臣黼生有儼宏壘靖深蔚為東南宮廟  
之冠教諭張庭珪等實董其役君既代之明年尹程  
亮簿刘楫嘉其謀作之勤烏可使無聞于後乃令學  
直李攀鱗持狀來丐文以紀其本末小子憚向提憲

閩海道出茲邑親覩斯美周行慨歎何有志成事也  
如此是可書也固重為告之曰風化者致治之原人  
林者為政之具人林盛衰民俗淳漓一係夫學校之  
興替故前人以庠序為國之元氣誠知言哉我 國  
家以神武戡定區宇至戊戌間生聚甫集首闡猷設  
科擢神儒復戶後其所以開太平之基者固權輿于  
茲矣逮天子嗣復張皇潤色越 先朝有光如釋奠  
其儀禁護著令內而開國學教曹子庶幾成均遺法  
外而勉郡縣鄉社置師儒以徠鄙朴擢用講明條格  
甚悉於明德新民之具崇尚循誘之方可謂備矣而  
任師帥者承宣贊理以副 上之所宜何如我裴筮  
仕初以通國字充曹子教授宜其下車首議教基敦

風俗為本可謂知所務矣尹諱翼世為遼右顯俗資  
明達以廟學一節觀之知其為能官者某年月日墓  
記

義勇武安王祠記

汲縣縣治即故尉司公辭內舊有武安王祠莫究其  
所始而可見者金泰和初信武將軍完顏師古重加  
修飭昭然禱而荅靈既也兵後廢撤不存有元中統  
癸亥簿聶元掄詰強禦未即厥事假靈于神已而如  
所願遂即治左復廟而貌之癸未之水又溢而圮焉  
至元丙戌真定錄判劉聚來主縣簿以游擊有功田  
里頗安不敢居其能越神明是歸遂以起廢為已任  
星甫周神栖像設一切備而廣之安靈揭度中外交

肅既落成來愀文以紀本末仍表夫神之所以昭昭  
者予乃為之說曰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良心者衆人  
之素有惟夫超倫逸群之士得時行道毅然不拔乃  
能見二者之用而使後世畏仰愈久而愈不忘者豈  
非公歟公遭漢室傾頽群雄血關玄黃之際識昭烈  
而翊戴之紹延漢基而明君臣一定之分報效曹公  
不為利誅以決去就當然之機至氣凌三軍威振中  
夏而擅國士之風者此無他不過擴秉彝之良心信  
濟時之大義耳公既沒其陰相餘烈加于生者殊多  
豈豪傑英偉之氣無時而息加以人心素有聚精於  
此默相動盪有不期然而然者邪是則公為不沒矣  
嗚呼其可不敬也夫故百世而下宮屋血食袞冕而

王宜矣及夫世教下衰禍福做動之說興淫祀妄禱  
唯知曰我祭則受福此豈理也哉歌謂神顧而饗之  
耶今汝等既新斯宇當念夫人之所以致斯者義而  
已吾之所以感神者能極夫義之所至則幽明兩間  
豈惟感格之理名實俱得將見簡簡穰穰之福降而  
孔那矣俾刻諸麗石以告來哲至元廿八年五月重  
午日墓記

勉齋記

人不若之耻天下事未有行而弗至者况藝業昭  
融徙容于循勉者乎郎中杜君季明聞僕名而喜之  
書所著勉齋等篇贈予疾讀數過其備辭行已一以  
經旨為據有味哉斯言也誠信道篤持志堅進進而

不畫者也予乃為之說曰夫聖人之道体微而用費  
辞要而理奧雖聖賢有所弗知故學之者弗措也克  
而至于極愚必明柔必強書之懋哉詩之匪懈皆是  
也子思子因道述教發越微奧曰勉強而行之信聖  
賢善誘致用自得之良規也然之粹美之姿者不可  
得而勉夫資深之志者勉焉而未易得二者皆具無  
致用之位徒勉一功俾兼善之功不及于物斯亦君  
子之所耻也故傳曰知而學壯而欲行之由是而觀  
士志于學不止徒善乃為循勉之極今君懿秉超卓  
言慎行敏挺身顛波砥柱屹立遊公卿之門當形勢  
之遂毅然以道自策道自任不為外物所移日廣忠  
益思成其瞻之美推轂多士以伸兼善之心正以負疆

矯之姿明當勉之理自誠而明由己以達物其大者遠者還有功而立致效也為不難將見一拳之石聳秦岱于目前一勺之水沛霖雨于天下是則嚮之思而得勉而中從容中道聖賢與同歸矣僕壯年竊有志于世已嘗少用于試間或勉中思得念天下之事莫此樂也今行就衰謝及聞伯夷之風振衰激懦耿耿有不去其懷者因為長歌揄揚吾子之勇且寓夫余之感焉歌曰安肆日偷衆情之常乎勉勉日強君子之志乎施之有用斯又吾人之難乎矯矯杜君知耻近勇之倫乎見諸行事而復德日新乎牙磋玉琢殆起余者商乎行雖衰矣衷或誘其愚乎雖佩玉長裾尚足以利乎走趨也於是乎書

終南山集仙觀記

予自壯歲宦游四方經涉河山大地昔賢遺蹟未嘗不仿徉臨望富覽勝槩而去尚自視歛然者獨欠秦中一游每聞談閔輔形勢漢唐間風聲氣習翹翹褰裳夢寐長往今年夏四月有虛齋道人楊姓者踵門來謁拈香具禮罄折而前曰側聆先生名德久矣自惟何幸于焉得遇繼出一圖示余指似云終南縣重陽祖庭西南甘源水左由石砦入峪道即陟陰磴山行二十里而遠抵望僊平得唐以來集仙庵故址山中人傳云昔有古僊人呂翁者嘗學道于此近代有長生師劉公愛其崦曲幽勝清泉灌木陰湛連壑迺結茅雲隱畧有興築兵餘雲荒石老無復人跡林光空

翠景氣長清當時貧道從三洞弘玄師真侍香重陽  
文室既而以法錄事辭師入山結習修靜遂步上甘  
谷東峯不覺遠喜曰此吾巢松稅駕之地也乃與方  
外二三友道宣聰真輩定居而建其所當奉壇場神  
室等祠歲時清供鐘磬之音隱然山谷間如回嶺丹  
棲諸峰漢洞神湫之境雲壘動色亦欣吾來盟洞明  
真人和公聞之嘉其志堅可與有立給觀名曰集仙  
至元癸未皇姪永昌王易其額有玉清昭應之號  
經營未已洞口有光人跡踵至復避喧趣靜歛裳宵  
逝東入商嶺廬天柱峯及漫川之青崖往來逋止將  
終身焉居無幾何悞為及一喚去待詔闕下付  
以禱尔上下之事自是齊屋致敬焉感召幽貺呵禁

不祥扈從法駕往還兩間者二年于茲癸巳春蒙  
恩復以傳送還本山將行切且揆遭遇明時莫大之  
幸越玄門儘光重念山齋寂寥歸無片辭以勒岩石  
使後之尋盟曷以見住山歲月開先樓觀而雲龕  
石室亦曾觀鶴書赴壠鳴騶入谷之貢哉敢再拜以  
記文為請且償先生平時所願言余嘗謂道家者流  
以淡泊虛無為宗以忘絕俗為事或者須人為徒心  
存濟度如三洞五雷盟威正一等法行符勅水驅逐  
疾疫鞭笞鬼物使邪氣固奸兩間其于補助世教有  
不得後焉者方之與世相遺歸潔一身槁死山林長  
往而不來者為有間矣故樂為書之楊法諱道謙蜀  
之銅梁人號保光子上世有以進士為巴西令者

某年月日記

彭澤縣創修二賢堂記

自昔宰彭澤者其麗不鮮獨二賢者至今屋而祀之  
在縣西市里者靖節陶也其在東門內唐相梁公也  
歲貌殘圯揭虔斯在蓋其高風義烈上薄雲日千載  
而下大有闕于世教者然也摠尹周侯諒其如是越  
到官之明年既治廟學遂遷二賢祠于神閣之右作  
新宇以合饗之仍榜之曰二賢堂至元甲午春侯會  
予于京師迺以祠事相告且曰二公皆宰茲邑行已  
去就有畧不同者先生試為錯言之余曰淵明以長  
沙岳曹起而弦歌知其不可而去及宋業漸隆不復  
仕進義熙而後止書甲子明見耻臣於宋豈惟隱居

求志抑且勵薄俗而明大義也故綱目以晉徵仕卒  
之梁公有唐忠臣被讒遠則志在復辟此隱忍就功  
可以可速藏器候時之意遠若二公者考其跡則異  
揆其心則同蓋軻氏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  
者是也一堂並祀何嫌何疑周侯曰嘻有是哉不肖  
初心固不外此特取正于公耳今將謁諸公賦詩合  
異同而萃全羨幸內翰以首倡題諸篇端會歸付之  
邦人彈刻石祠下以告二公雖云義起烏可闕其說  
焉于是乎書是歲三月望日記

克己齋記

御史忠丞崔公作新齋于私第中門之內為朝夕見  
賓客廣忠益之所扁其額曰克己中外士夫聞而疑

焉蓋以忠亮簡在帝心四方想見風彩勲名事業無愧于昔賢方且孜孜焉汲汲焉致力于方學者所務僕為之說曰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俾經綸一世之事其時政之得失思有以論列之生民之利病思有以興除之人林沉滯賴之而薦舉奸邪橫恣仰之而糾繩况辯公私於事時不同之後論紀綱于功利競進之餘是恒處于憂患之役而踐于艱險之塗矣職臺憲者可謂責之重而任之不易矣自非材德備具卓爾千人之英志氣剛明信于萬物之表偏蔽躁妄力制嗜欲之私視听云為粹發性情之正厲忠直而靡他無瑕疵之可掩既正身而格物先律已而治人者詎能厭公論而服眾心振清風于臺閣者哉而公

端本澄源之志實有在于此宜其于聖賢傳授心法切要之理默識心通景仰取法有不能自己者惟公歷事兩朝久執臺憲忠君愛物之念若饑渴之於飲食當其論列主宰之際犯顏匪躬挺然以直道偉論獨步一時曾無顧忌退縮之私固已循天理之至公思復本心之全德矣雖然顏子入室大賢得聖人為之依歸風承善誘鑽仰篤信猶不免違仁于三月之後矧餘人哉蓋天理人慾只在于公私一念之頃惟致知是期格物知至者動靜以察其變朝昏以精其思久蹈藝則靡息厥修者方造聖賢間域故衛武公年登九秩作抑詩以自警司馬文正存守一誠終身不易今公既循聖賢治心行己之要道復如二公

貞固自持服膺勿失日就月將豈惟緝熙于光明將  
見與昔同歸而賢不殊矣公以齋記見囑漢年襄老  
懶於筆研敢直書臆見姑塞雅命云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三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

記

傳國玉璽記

粵皇王肇興必有靈既自甄董生所謂天之所大奉  
使之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則受命之符如  
龜圖龍馬火鳥之類是也三代而下視符寶爲重以  
守以傳体用大著維大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春正  
月辛巳御史中丞臣崔彥聞故太師國王孫通政  
院倅拾得家以竊甚出積玉託憲臺象胥閻闕出者  
活諸市以物制非常竟不售令取而視之迺黜玉寶  
符其方四寸螭紐交蟠四可邊際中洞橫竅其篆畫  
作虫鳥魚龍之狀即召御史裏行臣楊桓辨其刻文



曰此先秦以藍田璽追琢受命璽也臣或即持詣  
宮府介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詹事丞臣王慶端通  
謁投進皇妃御前玉音慰諭賜幣各有差翼日二月  
壬午朔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完澤等率翰  
林集賢兩院學士凡十有一人詣宿閣入賀有間  
皇太妃命出斯寶賜諸臣傳觀精彩景氣光動宮閣  
翰林承旨董文用等相與稱說曰斯璽也自秦迄今  
千六百餘載中間顯晦固為不常今者方皇太孫  
嗣服之際弗先弗後適當其時而出此最可重者蒙  
宣勸而退臣憚復考其近而明見者按金集禮云  
玉璽一十五面俱得之于宋內受天璽者宋紹聖間  
得之咸陽段氏當時命禮部翰林太常等官考驗實

係漢前傳璽遂以禮祇受金亡莫究其所在今之所  
進其文章制度玉色按集禮所載即此璽也昔晉見  
麟璽于江左唐得賜寶于崔旆事出徇悅傳疑後人  
元帝猶藉之以中興代宗尚因之而紀號俱未若斯  
璽實前代有天下者之鎮寶應運呈瑞不涉誕妄非  
人力所至而一旦自至意者上天申祐奉而大之赫  
為新朝受命貞符昭昭矣抑表夫曆數斯在開邦  
家無疆之休者光賁前古矣稽首嘉歎於皇盛哉臣  
憚自惟職叨詞館獲覩非常老眼增明不為不幸可  
無文于後遂綴緝本未用紀大瑞翰林學士嘉議大  
夫臣王憚墓記

安君世有雲中人父善甫亦佳士世有前進士舜臣  
李公門性情姿善淑言貌謙樞早歲讀書不樂仕進士  
辰後徙家大燕今居文明東里有宅一區軒極外隙  
地寬閑分畦種蔬日以為樂有人道而以蔬名軒既  
以秘監新泉武即楊子篆其扁又求秋澗野老名其心因  
為之說曰貧家蔬食當米東之半此正詩書為業蔬  
淡自娛者也傳有之穀不熟曰飢菜不熟曰饑我有  
旨蓄亦以御冬蔬之為用夫豈小補者哉然夫子吾以  
不如老圃辭而闕頌者何君子為學而志其大者遠  
者遲遊聖人之門以是為請其志之所尚故也大要  
士之處世隨其窮達本末先後為得昔汪氏以人嘗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胡康侯為之擊節歎賞

謂大夫士不可使不知其味斯民不可使有此色此  
固大人之事但二公為之一轉語耳又比年來士夫  
例有別號未免封己養高鮮不以清美自衛如以終  
南為捷徑指少室而索高價者往往有之恬不為怪  
至於飮蔬飲水曲肱自樂庶幾顏氏克己之功將何  
不可者哉於是書以為記乃為之歌曰翻翻鹿藿雨  
露濡兮秋高氣嚴碧雲腴兮夕吸朝烹供吾用兮日  
費萬錢并食重兮一蔬餬口吾儕分兮既不知食肉  
之多憂余胡為之遯悶兮咀嚼飢腸出奇策兮不致  
蒼生有此色兮歌闕而去

漢大司馬博陸侯霍將軍祠堂記

蠡吾治城西北郊有漢大司馬霍將軍遺祠侯相承